

走出文革連載 4

走出文革

阿春的小方巾

(接上一期)

父親的幾個同事和我們一起住在棚戶區的木板房裏。這中間有一個年青人叫周長年，是我父親的徒弟。夏天時他總是光着膀子在房間裏擺弄報紙，趴在地鋪上寫寫畫畫，而我特別喜歡圍着他問這問那。木板房裏父親的幾個同事中，我也祇記得周的名字和當年圍着他轉的那些情景。

周長年後來走出木板房，成

了新華社的名記者，馬王堆漢墓的發掘和青年數學家楊樂、張廣厚的事迹便是他報道的。1975年，他在報道中國登山隊攀登珠峰後，可能受到高山宇宙射綫的影響，牙齒全部脫落，十幾年前死于癌癥。

1954年的一天，我在周長年擺弄的報紙上看到一幅關於胡風的漫畫。漫畫中的胡風光着頭，頭頂和下巴處布滿小黑點（須根和發根），正在引爆一枚炸彈。雖然漫畫上的胡風給人十分凶惡的感覺，奇怪的是，這張

畫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且感到疑惑和好奇。此後的數十年中，我從未間斷對胡風的關注，直到1985年他病逝于北京。

可以說，胡風使我對“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命運產生了朦朧的感覺。那一年，我不足十歲。

幾年是同時，潘漢年被捕的報道也使他成為我心靈深處謎一般的傳奇人物，讓我後來始終關注這個上海小開的命運。我也一直記得，當我端着飯碗站在學校的報欄前面看到彭德懷被

免去國防部長職務，由林彪接任的報道時，心中涌現出無名的納悶。

六年後，我們終於離開了骯臟的棚戶區，搬進昆明路一個弄堂口的房子，但依舊是冬冷夏熱的木板房。我們住在木板房的後樓，前樓住着木板房的主人，樓下臨街的底樓是他開的烟紙店。這裏離我上學的市東中學很近，學校裏的教育似乎已成過眼烟雲，沒有留下太多的印象，但初中同學間的友情却一直保持到今天。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槐樹下的記憶

鼓樓後的上海人部落

暮鼓晨鐘，這記錄着時間的聲音在古城上空響了數百年，又沉寂了上百年，但紅牆黃瓦的鼓樓和灰牆綠瓦的鐘樓依舊一前一後站着。劉心武說：“除非發生某種難以預料的災變，北京的鐘鼓樓將成為社會歷史和個人命運的見證而永存。”

鐘鼓樓的後面，縱橫交錯着大大小小的胡同。春夏之交，滿街的灰土，滿鼻子的槐花味。這裏的民居幾乎是清一色的四合院，但大多已退化成破舊的大雜院，住着像《渴望》裏的宋大成和劉慧芳、《鐘鼓樓》裏的薛大娘和薛大爺一樣的普通市民。當年，這地方和舊天橋一樣，如在上海會被人一言以蔽之“下祇角”。據說，這裏的居民大多是戰爭期間逃難進京的小地主、小商人和農民。

1958年，上海一家儀器廠在支援首都建設的大潮中遷京，近千名職工和家屬住進了鼓樓後兩棟由辦公樓改建的宿舍樓，瞧不起“下

祇角”的上海人成了京城“下祇角”裏第二波移民。

雖然周圍的街名都帶有胡同兩字，如寶鈔胡同、國旺胡同和王佐胡同，這大樓所在的那條小街却不叫胡同，而是有一個堂皇的街名：趙府街，讓這些帶有異鄉口音的新移民和周圍胡同裏住四合院

的早期移民有了明顯的地域區分。十幾年中雙方幾乎老死不相往來，除了偶爾有四合院裏的小孩故意跑到“上海大樓”的院裏惡作劇一番，為的是聽兩句上海人罵人的話。

2009年，我回清華參加校慶時

曾舊地重游，意外地發現趙府街和它周圍的大小胡同成了招徠游客

的胡同游景點。

就像窩窩頭等窮人吃的雜糧喬裝打扮一番後會吊起吃膩了葷腥的人的胃口一樣，在到處都蓋起高樓大廈後，下祇角裏窮人的蝸居也開始吸引人們的眼球。在過去很清靜的胡同裏，帶有紅頂子的三輪車像蜂蝶一樣圍着游客拉生意。兩旁的四合院和大雜院也乘着胡同游的興起而大興土木，試圖

改頭換面後好讓更多的游客摸出銀子走進去探個究竟。

當年的上海大樓依舊鶴立雞群地站在胡同中，祇是換了顏色，也換了主人。街上唯一的商店，那個副食品商店却幾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勞動人民的本色。木質櫃臺、鐵砵秤、算盤，大缸裏盛着滿滿的醬油、醋、黃醬和麻醬，一切都和今天的超市文化格格不入，顯着異樣的落後，但幾十年前它曾經擁有足以影響周圍居民生活水準的顯赫地位。雖說陳迹處處，但店

裏出售的砂糖倒也不再是用粗糙的黃紙包着，買啤酒也不用再帶空瓶換取了。

在小說《鐘鼓樓》裏的那場婚宴中，劉心武揉進了衆多的人物，局長、售貨員、家庭婦女、留學生、文學編輯、京劇演員、廚師、修鞋匠、喇嘛，甚至是小偷和乞丐，試圖像清明上河圖那樣展示八十年代鼓樓後的市民生活。但即使他將小說的時代背景提前二十年，也決無可能將觸角伸進這上海大樓裏，那是鼓樓後的一塊“飛地”，或者就像美國西部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Indian Reservation)，有着和外界不同的、屬於自己的文化。

我從十五歲起在這個上海人的保留地住了整整九年，其結果是當我離開北京時，祇能說很蹩腳的洋涇浜普通話，更甯提能像北京人那樣講話時帶一點京味了。但憑我的記憶或許可以在劉心武的清明上河圖裏找一個角落，塗上幾筆，描幾個人影兒。畢竟從地理位置來看，上海大樓裏發生過的事也都有着鐘鼓樓的影子。

為了讓讀的人有一點歷史感，劉心武的故事從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月黑夜，貝子府傳出了一聲淒厲的慘叫開始。我的故事自然不必扯這麼遠，最多也就扯到中華書局的創始人陸費逵。這遷京的儀器廠原來叫中華教育用具製造廠，也是陸費逵在二十年代末創建的，有這麼幾十年的歷史了。

公私合營前，工廠的老板是陸費逵的兒子小陸費。我是在住進上海大樓後才見到這個資本家的，胖胖的身軀顯示着他往日的身份，此時却成了大樓裏的普通居民。

但小陸費有一個并不普通的太太，上海百樂門舞廳的舞女。黑裏俏，常穿旗袍，顯示出美妙的身材，還記得她抹過那時候非常稀罕的口紅，讓人不由得會聯想起“黑牡丹”這樣的舞女名字。小開娶舞女雖說是上海濰常見的事，却聽說很讓老陸費夫人血壓升高而鬧了一陣的。

此時的小陸費早就沒有小車可坐了，經常可見的是“黑牡丹”坐着三輪車進進出出，下車時甩一張大鈔，說一句：不用找了。很有點派頭的。但這樣的作派，當然祇有在上海大樓這個保留地還能被人容忍，畢竟這裏的居民大多見識過十裏洋場。然而，文革一到，小陸費和黑牡丹便大吃苦頭。銀行存款被凍結，大饑荒年代都經常去的那些高級飯店不能光顧了，胖胖的小陸費瘦了好幾圈。至于黑牡丹，不用說已和旗袍口紅告別，更因其舞女經歷慘遭羞辱。大樓周圍四合院裏的人早就看不慣她的妖裏妖氣，一幫年青人衝進大樓，一把剪刀絞掉了她滿頭的烏發。(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 4

南京·東京(四)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接下來，他去拜訪章炳文。章炳文師承胡小石、林散之、亞明、宋文治諸先生，是中國書協創作評審委員，時任南京市文聯副主席、南京市書協主席，曾為中國書協理事、江蘇省書協副秘書長。他的書法作品連續參加過第一屆至第七屆全國書展，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現象。章炳文尤其擅長隸書。劉洪友剛入道時，曾找過書法家莊希祖。莊希祖先生看了劉洪友的作品後，覺得他走的路線與章炳文

先生對路子，于是作為苗子推薦給章先生。學生需要找個好老師，其實，老師也喜歡有潛力的好學生。兩人惺惺相惜，成了一對良師益友。章炳文看了劉洪友的書法作業，陰柔有餘而剛勁不足，知道他學的是《曹全碑》，讓他改練《張遷碑》，這也為他後來刻印打下了基礎。

老師教他書法，他也找機會為老師做事。章炳文的母親生病住進了紅廟附近的玄武區醫院，他看老師在醫院裏守了一天非常辛苦，怕老師身體吃不消，就主動要求承包夜間陪護，不嫌臟不嫌累，為老太太端屎倒尿，整夜不合眼守候在老人家身邊。連續執守三個晚上，白天還要正常上班，人看上去十分憔悴。病房裏的其他患者及護士都以為他是老太太的小兒子。當他們得知他是老太太兒子的學生後，都誇他懂得感恩，是知恩圖報的好小伙，為他豎起大拇指。

劉洪友就是這樣一個不計較個人得失、甘於付出的人，做事往往能做到別人心坎裏去。所以，祇要跟他相處過的人，都會認同他。七十多歲的新金陵畫派代表人物錢鬆岳在家裏洗澡不方便，女兒就經常把他送到雙門樓賓館來，每次

來都是劉洪友熱心接待。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攙扶，給錢老遞毛巾，擦身上的水，有時還幫他搓背，體貼入微。他把幫助他人當成分內事來做，讓錢老本人和他的女兒都很感動。有一次，錢老的女兒特地帶來一卷畫作，往賓館的床上一鋪，對劉洪友說：“每次都麻煩你照顧我爸，實在是過意不去，這些畫你隨便選。”劉洪友一看這些畫都是錢老的精品之作，價值不菲，心裏想“太難得了”，但他沒有要。他說：“錢老洗澡，你是女兒多少有點不方便，我伸把手幫個忙，是舉手之勞應該的。這些畫，我雖然非常喜歡，但君子不奪他人之愛，這些都是錢老的珍品，是錢老的心頭的好，我不能要。”這就是劉洪友的為人一樂於助人，並且不為利益所驅使。這個故事至今還在書畫圈裏流傳着。

劉洪友說：“我受章炳文老師書畫審美影響較深，記得那時，我拿作業給他看，他就用林散之的用筆節奏，用他的“斷筆”方法來解讀書法作品虛與實的處理，使我受益終生。老師于我有恩，我為他們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都還記得，我就更加感覺自己應該做得更好些。”

中國公司的代理。

那時劉洪友在賓館的“墨苑”畫廊上班，要辦出國手續必須由單位出具證明。證明一開，同事都知道他要“遠走高飛”去日本了。開弓沒有回頭箭，劉洪友花了一筆錢，向介紹人提供了戶口、學歷、婚姻等相關材料，請他們辦理去東京駒込語言學校的留學手續。

剛開始那陣子，劉洪友和全家沉浸在即將踏上東瀛的喜悅之中。回到家中，劉洪友常常欣賞、把玩那

接下來，劉洪友找的是著名書畫家田原。田老是全才，涉及的藝術領域包括書法、篆刻、工藝美術、漫畫、國畫、連環畫、版畫、剪紙、雜文、詩歌、小說、劇本等，他的書畫作品曾在三十多個國家展出，出版幾十本書畫集及論著專集。田老曾任《新華日報》美編三十餘年，作品曾獲中國美協最高榮譽“金猴獎”。其書法被稱為“田原體”，受到行家贊賞和識者喜愛。中國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啓功稱他為“當代鄭板橋”。他也被人們譽為“全能藝術家”“藝苑怪才”。

劉洪友一有機會，就登門到田老家拜訪請教。田原家裏的牆上到處貼着他的作品，連廁所裏都有。你若是喜歡哪張，他就會揭下來送給你。每年過年，劉洪友還能收到他親手繪制的非常精美且個性十足的賀卡。田原有時也會到夫子廟烏衣巷旁邊的蓮子營劉洪友家中串門，除了指導劉洪友寫字，也會給劉洪友留下“墨寶”。那時劉洪友家境一般，沒有什麼好客的招待田老，就去外面斬半祇鹽水鴨，下碗面，汪兩個荷包蛋給田老吃。好在對藝術追求完美的田原在生活上要求并不高，即便是粗茶淡飯，祇要志同道合，也就無所謂

了。所以每次來兩個人都是有說有笑，吃得香噴噴的。

劉洪友照例把自己的想法端給田原。田原說：“我有個朋友叫石川英子，她是日本人，高中時愛上了去日本留學的中國青年姚海濤，兩個人結了婚。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號召在國外的進步青年回祖國參加建設，她丈夫就回到中國，夫唱婦隨，賢惠的她也跟了丈夫過來，曾在《人民中國》雜誌做日文翻譯，退休後又回到了日本，前段時間編過一本中草藥方面的書，還請我幫她做插圖的呢！”于是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石川英子，另一封給豆子甲水之。田原提示說：“豆子甲水之這人來南京交流過，你認得的。”劉洪友想了半天想起來了，那是一位和善的老人。劉洪友到日本後，這兩封信起到了關鍵作用，此話暫且按下不表。

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劉洪友拿到了林散之、陳大羽、田原、章炳文、李宗海、邵希平、王光明、樂圖南、仲貞子等書法名家的三十六封介紹信。這扎信飄着墨香，每一件都是上乘的書法佳作，堪稱“墨寶”。它們將是劉洪友進入日本書道界過硬的“敲門磚”。

羅華笑着說：“誰說像日本人名字了。當初起名字時，你還沒有到日本去的想法，女兒是老大，排行第一，自然是‘一’，上一級寫起來也方便；竹，是希望她要像竹子一樣有積極向上、寧折不彎的節氣，這才起了‘一竹’這個名字，跟日本有什麼關聯？你是想去日本走火入魔了吧，什麼都和日本聯想到一起。”說完哈哈大笑起來。夫妻倆伉儷情深，生活中經常有一種心有靈犀的甜蜜。(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四)

追夢決定去東瀛

——“要命”的出國手續

儘管劉洪友所在的賓館是涉外單位，打交道的多是外賓，可是那年頭出國的人不多，個人出國手續怎麼辦，劉洪友也是雲裏霧裏，不知從何處下手。經多方打聽，終於知道一個關鍵步驟——去日本必須有日本籍的保證人才可。這個保證人從什麼渠